

其实想把《红楼梦》搬上大银幕是源自我很小的时候,大概9岁的时候,那是个特殊时期,那时候几乎没有电影,也没有电视,电视剧的形式还没有诞生,我们那一代人的童年只能与心灵为伴,谈到娱乐,童年的我们只有文字书和小人书连环画。原来妈妈藏在床底下的一箱子书,抄家时漏网了被保留下来,这样陪伴我童年

时光的就是其中的一本书叫作《红楼梦》,是《红楼梦》这本书陪伴我走过童年时代少女的路,这本书被翻掉了皮,它是那样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留在了我的心中。

遗憾的是当时的我其实并不懂,真正领悟它,在于后来不断地读,不断地悟,直至把它今年搬上了大银幕。时隔18年了,这个事情终于梦想成真了。这并不因为什么,只是因为一个字“爱”!因为它是它陪伴我,让我走出童年的孤独。

回想当初2006年我怀揣着一个把《红楼梦》搬上大银幕的梦想,也是战战兢兢一路走来,当我有这样一个个要把《红楼梦》搬上大银幕的想法公之于世的时候,就已经遭遇了很多朋友、家人们的强烈反对,对于这种反对我特别地理解,也特别地敬重。因为《红楼梦》是我国古

典小说的四大名著之首,它的内容包罗万象、深不可测,懂的人都知道,它是中国传统文化集大成者,文字散发着无与伦比的人性辉煌。每一个读过《红楼梦》的人,都

读不尽的红楼梦

胡 玫

会发出一句感叹:“读不尽的红楼梦”。你如何敢于把它搬上大银幕?改编成两小时左右的电影?怎样才能结构好?怎样让人领悟其精髓?怎样让红学家们认可?怎样让普通观众看懂,被感动?真有一系列的难题,搬到电视就不说了,有章回、有集数,可以娓娓道来,还情有可原,而你要把它搬到一个两个小时的大银幕,谈何容易?其实大家都会这样想,这是一件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而不是一次简单的挑战。

所以在2006年开始,带领我们剧组的主创一遍又一遍地修改,从三集改编成两集,从两集改编成一部《红楼梦之金玉良缘》,最终有了十年后剧本的批准通过。我们开始了全球海选,培训演员,大规模置

景,直到2018年6月,万事俱备进入开拍。拍摄过程中我一直坚持必须忠于原著,体味原著的精髓,所以我们抓住了“贾坑林财”的阴谋为主线,构筑了全新版的宝黛钗的爱情故事。我想创作一部不同于以往的《红楼梦》,让这部名著以新的视觉形象进入我们现代人的生活,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我们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了解

这部作品的不朽,这便是我的创作初衷。

作为一名影视导演,我始终认为,人性才是最重要的标准,而不是单纯的男性或女性。我是一名女性导演,从拍摄女性题材的作品开始创作,处女作《女儿楼》被世界电影史评为亚洲第一部女性电影,但我并不认为这是因为我女性,而是因为我用女性视角去拍摄,去创作,去解析心中的世界。

深知真正对经典文学作品的翻拍创作需要勇气和毅力。所以我会用一生去理解电影语言的力量,去探索可以用电影表现的所有东西。现在,我的梦想终于实现了,以最真诚的态度呈现了这部伟大的作品,希望将《红楼梦》的不朽魅力带给当代更多的人。



和亚麻一起松弛

毛真好

不知是不是为了配合愈叫愈响的“松弛感”,今夏未至,亚麻风已吹得人心“惶惶”。怎么,衣橱里还得多备一件麻布衣衫?不,至少两件。这泼天的富贵,早该轮到亚麻了。读小学时读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难忘细节之一便是“亚麻”。亚麻,单纯从字面上看,不觉产生一种异域而遥远的美感。三十年前的旧书早已不知踪迹,为了证实记忆准确无误,特地翻了几个版本,比较早的傅东华先生译本里,用的是“麻纱”“皱领衬衫”“薄棉纱布衫”“白粗棉布”之类。后续的各出版社译本中,“亚麻”则成通用。

以译林本为例,郝思嘉见仪仗对象卫希礼前,试换了数套衣服,其中一套是花边长裤、亚麻紧身胸衣和有三层波浪形花边的亚麻衬裙。而时髦阔气,“喜欢上好亚麻布料和好皮革”的白瑞德,不仅穿“锃亮的靴子和白色的亚麻布套装”,还穿“裁剪很好的亚麻布白上衣和白裤子,灰色波纹绸绣花马甲,衬衫胸口处有一点褶皱”。据说亚麻在早期只有贵族才穿得起,真假不得而知,不过对个人形象吹毛求疵的路易十四,倒真是亚麻制品的拥趸,他曾引领法国宫廷穿着“究斯特科尔”男士上衣,这种今天男士礼服的原型,搭配的衬衫须是精致的丝绸或亚麻。可见,玛格丽特深谙此道,不然也不会写白瑞德最后一次偷闲时还不忘送一块亚麻布和花边给心上人。值得一提的是,后者将其做成了自己“拥有的最后一件漂亮的服饰”——软绵绵的衬裙,想来收到的礼物相当于现代人咬咬牙送一只名牌手袋吧。

亚麻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纺织纤维,也是人类最早使用的天然植物纤维,亲肤、透气、柔软、凉爽,特别适合夏季。近几年,时尚舞台上并非没有亚麻的一席之地,只不过普通人总觉得颜色单一,光泽感不够,加上易皱的“缺点”,不太将它作为重要单品列在清单上。事实上,这些反而是亚麻的优点,质朴材质经过加工,不那么紧绷,不那么啰唆,也不那么繁杂,变得轻盈而浪漫,一整个放松和舒适。先来说说衬衫,白色或米色的亚麻衬衫,人手一件(事实上许多时尚博主已人手一件了),太实用,内搭吊带背心或纯色T恤,大方优雅,令身材显得修长;配以高腰裤,既能通勤又能度假,配以短裤或短裙,则清爽利落,不失几分俏皮和贵气。

提到褶皱,显然是亚麻的特性之一,有人称之为“富贵皱”,原因不敢苟同,说是当时所谓的贵族喜欢亚麻面料这种自带褶皱的自然和随性。历史考证不是本文的中心,怎么把亚麻穿得低调却舒适、慵懒却时髦才是重点。除了衬衫,不妨考虑阔腿长裤和连衣裙,前者可谓百搭,短T、针织开衫、同面料的西装马甲,无一不能营造出复古的精致感,拖鞋、板鞋根本不用太费心选择,无论如何都不会出错;后者更简单,搭配墨镜、遮阳帽、略微夸张的配饰,你不文艺谁文艺?你不松弛谁松弛?亚麻就是来整顿衣橱的法宝。

年轻的斗士佩德罗·罗梅罗在海明威的《太阳照常升起》中登场时,穿的就是白色亚麻布衬衫,当他转过身来,“是我平生所见最漂亮的翩翩少年”。“漂亮”一词本就没有规定一定要形容女性,对亚麻的好感更是增加了几分。当读者看到这篇文章时,我已将亚麻衬衫、短裤等收入囊中,这个季节,就浅做一回松弛的“时髦精”吧。

几年前,曾经半收养过一对“姐妹”。家住二楼,有个几平方米的露台,露台上养了花草。有一天晚上,家里的两只原住民猫孩子隔着阳台的玻璃门对着外面张望。玻璃

那边,有两只陌生小猫也在对着门里张望,一只狸花,一只三花。看起来都不大,可能类似于少男少女的年龄。

我们以这两只是情侣,跑到我家露台上约会的。它们大概小时候被人收养过,对人很亲近。我去露台上给它们开了两个罐头,它们从此就赖在那里不走了。正好家里有原住民不用的木头猫窝,就搬到了阳台上,算是给这对流浪孩子一个避风挡雨的地方。它们的饭量很大,一天天地变圆了,起码肚子都吃大了。我们还是年轻缺乏经验,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后果。

中途我出差出了趟远门,回来时妻子跟我说,你知道么,咱家阳台上多了无数只小猫。我赶紧去露台上看,大概是两窝小猫,眼睛都没睁开,一共十只,五只属于狸花,五只属于



三花。我们以为它们是情侣,实际上它们是姐妹,而且同时怀孕生产当了少女妈妈。而我家,就是它们找到的饭票。我有点体会到了当父亲的复杂心理,感觉是女儿在外不慎当了

妈妈,我内心又欣慰又发愁。

那只狸花是不负责的猫妈妈,不到满月就把孩子扔给三花妹妹照顾,自己不知道跑哪去了。三花要照顾太多小猫,自己的孩子都吃不上奶,夭折了两只。它们也不是一直居住在我家露台,隔段时间就会搬家到别处。狸花和三花大概觉得我们既然投喂它们,就有责任帮它们照顾这些小猫。有一次下大雨,它们吃力地把小猫叼到我家门口,大声喵喵叫唤埋怨,似乎是在谴责谁说怎么搞的,都不知道帮忙,一点都不知道帮我们照顾孩子!

这些小猫中,有两只夭折了,剩下的几只小猫我们在网上帮它们找了合适的收养人。有年轻的大学生情侣,也有想养猫的亲戚朋友。最后两只只是玳瑁小猫,被同一个朋友收养了,从此过上了无忧无虑的富养日子,我们后来一直能看到它们长大后的样子。狸花和三花姐妹,后来又跑到我家露台上生了几次小猫。它们的生活习

在我们老家,小满之后便有食苦菜的习俗。

其一,此时的苦菜一枝独秀,最为鲜美。其二,食苦菜可以弥补食粮不足。在过去,青黄不接的日子,瓦缸里陈粮见底,新粮未收,百姓只得另想办法,食苦菜等野菜来解决粮荒。而苦菜适应性极强,南北方都能生长,民间有“春风吹,苦菜长,荒野野地是粮仓”的歌谣。其三,吃苦防暑。小满时节,我国大部分地区已相继进入夏季高温天气,人们很容易出现燥

健康

热症状,甚至中暑,而苦菜有清热解毒、降火养心之功效,民间有“多吃苦,防中暑”的说法。其四,多吃苦,才能不觉苦。过了小满,小麦就成熟了,农村便进入三夏大忙季节,夏收夏种忙得不亦乐乎。农村人常说:小满节气先吃顿苦菜,后面的苦也就都能挨过去了。因此我们当地有句谚语:“小满食苦,一夏不苦”。

苦菜是民间的俗称,医学上叫“败酱草”。其叶片大,叶似

十多年前,我因一位喜爱文学的朋友引荐,有幸认识了全国古陶瓷委员会主任、中国官窑研究会会长、中国陶瓷工艺大师,第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叶宏明先生。第一次见到叶大师的印象,宛如还在眼前:慈眉善目,身穿西装、风度翩翩。尽管操一口浓重的莆田话,但他对上虞似乎有着特别亲近的感觉——原来,他是认定上虞为世界成熟瓷器发源地的第一人。

“我早就熟悉上虞,1978年,我率领团队在你们这里考察,发现了20多处汉代瓷窑址,根据出土的东汉瓷片,测定釉面玻化良好,釉和胎结合牢固……其产品达到了真正瓷器的要求”,他对当年的考察如数家珍。于是,当他在1978年第10期《文物》杂志上第一个向世人公布“我国汉代完成了由陶向瓷的过渡,真正瓷器发源时间是距今1800多年前的东汉,发源地在现在的浙江上虞区小仙坛和帐子山一带”,从而为学术界一直难以下定论的“东汉有瓷说”提供了证据时,那是怎样的惊喜!

经过深入的交往,我才知道他更是一位被誉为“复活‘国宝’的‘国宝’”。有一次,我去杭州采访他,他略加沉思后便娓娓道来,“1957年一位援华苏联专家即将回国欲带一件‘雪拉同’(青瓷)而不得时,引起了周总理的重视,次年总理给轻工部下了指示:一定要恢复龙泉青瓷!而轻工部则把这一重任交给了浙江省轻工业厅。任务下达后不久,作为天津大学化工系硅酸盐专业首批毕业生,我被分配到了浙江省轻工业厅。时任厅长的翟翥武带上我一头钻进了龙泉的崇山峻岭之中”,对于“复活‘国宝’”的往事,他记忆犹新。

须知道,对釉色配方的研究,需要光谱仪、色谱仪,但上个世纪50年代这个尖端仪器只有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才有。“我从龙泉山勘到上海大城市,来来回回跑了不下七次”,回忆起当年的艰苦环境,他并无感慨。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年后,弟窑被恢复了,尔后经过几百个配方,上千次的试烧,1963年4月,哥窑又烧制成功。“启功先生为此而赋诗一首,‘呕心沥血集群英,多番奔波龙泉行。入手夺得千峰翠,哥弟再度扬美名!’”背起

惯是在我家吃饭,然后跑到隔壁去上厕所。我家的花盆里都是小猫留下的便便。邻居们以为它们是我家养的猫,跟物业投诉了我们。我们只好在某个晚上,把它们放进猫包,带到小区里专设的喂猫点。它们很快就被人家收养了。

狸花我没有再见到。三花却在半年后见到了。有天晚上我散步到小区某个一楼的花园,看见三花妹妹慵懒洋洋地躺在院子里,我试着叫它名字。这时院子里一条小狗生气地叫了起来,可能警告我这是它们家养的猫。三花妹妹慢慢地靠近过来,钻出院子,竖起尾巴蹭了蹭我的腿,似乎想告诉我,它现在一切都很好。

启功先生的赞美诗,他的脸上不免掠过丝丝笑慰!然而,他并不满足,把目光盯在了恢复南宋官窑瓷器上。他和专家们经过70多道工序的烧灼,几千个数据筛选,1978年春天那完全保持了南宋官窑“釉如美玉、色似碧波”的官窑仿制品灰青釉和月白釉瓷器终于问世。

此后几年里,叶大师又将配方修改了100多次,烧制出官窑中的上品——粉青釉官窑瓷。还成功破解了1100多年的“秘色越器”之谜、2200多年的秦兵马俑烧制之谜。新加坡、德国、日本、意大利等一些陶瓷公司,为此出高价要买他手中的配方,都被他婉言谢绝。他曾对我说:“我的青瓷工艺和配方是‘国宝’,它属于祖国,出价再高,我也不会卖!”几十年来,他先后获得国际金银质奖6项,并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由他亲自烧制的仿宋官窑窠宝,分别陈列于中南海紫光阁、人民大会堂、中国历史博物馆、联合国总部——而这又何以不是对他“复活‘国宝’”人生最生动的褒奖呢?

在与叶大师交往的十多年里,令我动容的是,但凡他参与的创作和评奖活动情况,都愿意通过手机或信函与我分享;每年他至少一次专程来上虞看望我,他曾开玩笑说,“朋友靠走动,不常联系友谊的桥梁就断了”。有一年,他还有意把古陶瓷会议放到上虞召开,他见面就说,“这次会议就是冲着你来安排到上虞的”。我知道,他来看我既有“志同道合”的考量,也有着希望我向当地政府传递加大越窑青瓷品牌建设力度建议的期盼。几年以后,当我向他汇报,上虞实施了省级“瓷源文化小镇”建设,“浙江上虞禁山早期越窑遗址”入选“201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青瓷产业得以迅速崛起之时,他脸上竟绽开了稚童般的笑容。

2016年初,叶大师因病住院,我不知情,哪怕中间有过几次联系,他那时气十足的话,一次次善意地“骗”过了我。后来,噩耗传来,我泪湿衣襟……作为“忘年交”,而今每每回忆起与他友谊的点点滴滴,我既为自己能够见证一段叶大师生命不息、创新不止的人生经历而骄傲,也陡增了一份继承遗愿、赓续精神的责任。



踏青(油画) 黄伟勤

七夕会

桌上的“稀罕物”,甚至成为酒店里的上等佳肴。人们到田野里挖来苦菜,用开水烫后,凉拌、做汤、炒食或者拌面蒸成菜馍馍食用。诗人刘长卿有一首写食用苦菜的诗:“昨夜玉盘沉大江,夜来忽梦荠麦香。时人但只餐中饱,莫忘旧时苦菜羹。”炎夏夏日,多食苦菜苦瓜,除了有益身体健康,也是在提醒告诫我们自己:吃饱饭的日子来之不易,莫忘了靠苦菜度日的艰难岁月,要珍惜粮食,珍惜当下的美好幸福生活。

夏日食苦好处多

姜海霞

蛇形。它茎秆脆,开黄花,苦中带涩,涩中带甜,新鲜爽口。从中医角度说,食用苦菜益处诸多:苦菜营养丰富,富含人体所需要的胡萝卜素、维生素C以及钾盐、钙盐等,常服安心益气,增强体力;苦菜还有清热解毒、消炎杀菌之功效。因此我们当地还有另一句谚语:“苦菜花香,常吃身体硬邦邦;苦菜叶苦,常吃好比人参补。”现在人们的生活好了,苦菜成为人们餐